名师工作室

如何解决一线教师专业成长缺同伴、缺路径、缺平台等问题，教育部新时代“双名计划”屈辉名师工作室的解决办法是——

以“臻理”为向，与雁阵成行

□屈 辉

近年来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，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》等文件相继出台，要求发挥名师名校长工作室的示范辐射作用。如何将政策要求精准对接教师成长需求？

2022年3月，教育部新时代“双名计划”屈辉名师工作室成立。作为工作室主持人，我出生并成长于湖南衡阳——那座因“北雁南飞，至此歇翅停回”而得名的雁城。我想到了常常飞过头顶的雁阵。

大雁南飞，没有一只雁能独自飞完全程。领头的累了退到侧翼，弱的借力省力，掉队的有同伴陪飞。这种“轮换领航、强弱混编、掉队不弃”的智慧，不正是解决一线教师专业成长缺同伴、缺路径、缺平台的“良方”吗？

于是，我们把“雁阵”确定为工作室运行理念，秉持“己立立人、育人育己”的信念，以“臻理数学”课堂变革为核心，定下“五个一”行动框架：解决一类教学真问题，让雁行有向；锻造一支研修共同体，让群雁成阵；收获一批实践成果，让雁过留痕；辐射一方教育发展，让雁鸣千里；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，让头雁砺翼。

一场从“头雁领航”到“群雁共振”的探索，就此展开。

雁行有向：把研修的靶心对准课堂真问题

雁阵要飞得远，先要飞得对。

通过面向全省近2000名小学数学教师的调研，我们梳理出数学教学存在的三大矛盾：浅表化教学与学科本质的矛盾——“不讲理”，知识被拆解成碎片，学生记住了结论，却没有经历知识的生成；成人化逻辑与儿童认知规律的矛盾——“不知理”，儿童的朴素猜想被当作“低效”而否定；形式化探究与思维深度发展的矛盾——“不循理”，动手不动脑，缺乏严密说理与深度反思。

还记得全省优质课比赛，我虽因超时栽了跟头，却因为教学反思全省第一逆袭进入前列。正如西北师范大学李瑾瑜教授的一句话点醒我：“数学课要臻于至理，学生才能真懂。”这坚定了我的“臻理数学”主张：“理”是数学之理，含明原理、讲道理、合情理、求真理四层内涵；“臻”是抵达的路径，把常态课堂组织为求理、达理、得理、通理、创理的五理进阶。围绕这一主张，我们确立“小学‘臻理数学’课堂构建的实践策略”研修主题，靠“两导一引”落地：问题导向定起点，一个真问题贯穿全程；目标引领明方向，依据问题定目标、依据目标设任务；成果导向验成效。

主题落地生根，再靠浸润式指导把名师智慧送进日常。工作室构建“名师工作室—工作坊—学科组教研”三级研修教联体，主题经两次孵化逐级落地：工作室调研定题，工作坊做结构化处理，学科组开展课例研究，一线教师在本校研究课堂真问题，成为“臻理数学种子教师”。

雁阵成行：让“美课”在共磨中诞生

理念定了，关键在落地。工作室把研修主战场搬进课堂，构建“五步四现”课例研修路径。

成员加入工作室后，马上做成长规划分析，对照“教得准、教得会、教得好、教得活”四维素养目标，把成员分为雏雁、鸣雁、成雁、鸿雁、领雁五级，混编成26个异质小组。雏雁过半，以贡献值动态晋级；群雁备课，先独立备再集中磨，孤军奋战变成集体共备；群雁初飞，模拟试讲时成员扮演学生，问题暴露在上课之前；群雁展示，抽签决定谁上课。

同时，一课“四磨”：摆问题、试策略、磨成熟、立成果。第一次课上完，团队用“一体三学”观察量表分工观测、现场改课，再抽签换人上第二次；雏雁复盘，提炼可迁移的经验。言现、意现、行现、悟现，“四现”让一节课成为团队的公共财富，而不是某个人的“作品”。

起初，“抽签上课”争议最大。骨干教师怕“年轻人上砸了”，青年教师怕“抽到我丢人”。我们坚持：抽签不是为难谁，而是“逼”每个人全程投入。每次研修，执教者、观察员、记录员、汇报人、资源管理员各有分工，角色轮换，把参与率变成硬指标。

工作室还实行小组捆绑评价，个人贡献计入团队总分，期末评“最佳协作奖”。起初有教师不理解，一位骨干教师曾两次拒绝参加组内磨课，直到组里抽中他带的青年教师上展示课。那天，这位骨干教师线上陪着磨课到深夜，只因“青年教师课上砸了，我们组的分就真没了”。因为用好了评价这根指挥棒，“各扫门前雪”变成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。



屈辉名师工作室基地校、宁夏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教师跟岗学习后合影（第一排左四为屈辉）

来自湖南省邵阳市乡村学校的教师龙露婷第一次被抽中上课，同组教师陪她改了5遍教案。“直线、射线、线段”的目标定位争议最大，老教师主张直接讲授三者的区别，青年教师坚持以想象培养学生的抽象能力。争执不断，只好各试一次，后者学生举手率明显更高。这节课后来获全国赛课一等奖。领奖时，龙露婷说：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奖，是大家一起上的课。”

工作室的日常运营，同样按照教师的喜好和专长分组：爱上课的牵头磨课，爱读书的组织共读，善写作的主编简报，懂技术的主管平台，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主角。

雁群共生：让教师在共同体中持续成长

教师成长，需要持续的能量交换。我们的研修必须让教师既要学进去，又要愿意学，还要一起学。

因此，工作室培育了共生文化，凝聚前行“共向”：全体成员以“臻理数学”为共同研修主题，人人有方向。打造阅读“共研”，线上共读《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》等专业书籍，成员分享心得时必须结合课堂谈收获。促进能力“共践”，依托智能研修平台构建混合式学习共同体，形成“研、训、用、评、展”行动研修。课例研修让教师学知识，叙事评价帮教师强动机，混合共同体促教师勤互动。

平台的成色，决定雁阵能飞多高。我们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，以“建、管、用、评”一体化驱动研修变革：设置臻理之“道”——理念与主张，臻理之“课”——代表课例，臻理之“思”——论文与笔耕，臻理之“师”——培训课程，臻理之“声”——辐射与回响等栏目。资源上线实行组长初审、核心成员复审、主持人终审的三级审核，成员考核实行过程40%、成果50%、发展10%的三维评价。机制上构建“一核两线四共”——以“臻理数学”为核心，融合线上线下双路径，实现观点共享、课题共研、课例共议、课程共建。

邹月英是一位有30年教龄的村小教师。当年偶然听了我的一场讲座，“雁阵”的理念使她豁然开朗：数学课还可以这样上。她从记笔记开始做起，一步步走向主讲教师，成长为骨干、组长，今年成功入选湖南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。邹月英常说：“原来我以为自己是来‘蹭课’的，没想到组里没我不行，我的课就是雏雁的‘教材’。”

雁鸣千里：从一校一课到满城星火

雁阵效应，最终要看飞出了多远。3年来，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。

队伍在变。工作室700名成员中有357名乡村教师，全部纳入雁阵研修体系，成员从“要我参加”变成“我要参加”，培养省级名师12人、省级教学能手17人、省市骨干教师347人。

课堂在变。乡村学校教研不再停留于传达文件、泛泛听课，“五步四现”成了常态。工作室基地校、宁夏贺兰县第一小学校长杨冬梅感慨地说：“过去教研组开会没话说，现在争着上课、抢着评课，拦都拦不住。”更可喜的是，邻校的教师也跑来“蹭会”，蹭完还不走，主动申请加入雁阵小组。课堂本身也在变——素养目标进教案更进教学，学科实践有了思维含量，儿童立场逐步确立。

辐射在变。工作室原创资源在湖南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积累到4万余条，居全省第一，正逐步上传国家平台选用，下载超1.2万次；开发110节“臻理数学”课程群，每周三晚7时平台公益直播领学，累计线上收看30万次，同步开展线下区域教研、课堂诊断、公益送培，形成“资源共享—实践落地—迭代优化”的研修闭环。公益送培覆盖6个省份的27个区域，累计120余场，帮扶76所基地校。

回望来路，“雁阵式”工作室的精髓可凝为五句话：以文化聚人，以主题定向，以网络破壁，以机制保真，以帮扶扎根。当然，探索还在路上：工学矛盾仍需破解，雁阵评价如何更精准地测出“共振”的温度，也需要继续打磨。

（作者系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，教育部新时代“双名计划”屈辉名师工作室主持人，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明昇小学数学教师。本文系第二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“深度学习理念下的小学数学理解教学实践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，项目号：Y2024241）

• 工作室名片 •

教育部新时代“双名计划”屈辉名师工作室秉持“雁阵”运行理念与“己立立人、育人育己”信念，以“臻理数学”课堂变革为核心，构建“五个一”行动框架与“一核两线四共”机制，形成“五级雁阵、捆绑评价、四共文化”培养体系。工作室成员覆盖18个省份的72所学校，辐射教师20万人；培养省级名师12人、省级教学能手17人、省市骨干教师347人；110节“臻理数学”课程群线上收看30万余次，公益送培覆盖6个省份的27个区域，为跨区域协同育人提供了可借鉴的“雁阵方案”。

成长记录

老师，你不骂我吗

□张善兵

职称评审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很久。桌上摆着厚厚一摞获奖证书，市级和区级课例一等奖、课题结题证书……一本一本翻过去，我问自己：这些到底证明了什么？

如果这些真的算“成果”，为什么职称评审还是没过？那一刻我才惊觉，自己一直把被认可当成了真成长。

前些年，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，在教学、科研、课程开发各个领域拼命“产出”。市级语文课例资源开发，带着团队反复研讨，一版一版改；录制精品课参赛，磨课磨到凌晨；做课题、写宣讲稿、送教下乡、当国培指导师……成果确实不少，厚厚一摞。

可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那种“成长了”的踏实感，反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飘——飘得心里发慌。我追求的究竟是教育本身的价值，还是贴在教育上的那些标签？

职称评审失败像一盆冷水，把我浇醒了。我拿了一堆“成果”，却换不来一个“认可”。问题出在哪？是我不够努力，还是我努力的方向本来就有问题？

真正折磨我的，不是职称评审没通过。就算评审过了，我真的就能高兴起来吗？

我教语文，心里装的是“核心素养”“全面发展”。可现实那把尺子，只量分数。成绩排在我前面的班级，学生连下课都不出教室，成天埋头刷题。我也想布置海量作业，可每次看到学生望向窗外时眼里的那点光，我又不忍心。

后来，我找了一位学生成绩排名靠前的同事聊天。他说得挺直白：“你以为我想这样？我也不想。但你不这样，成绩就掉下去，家长不满意，领导不认可。我没得选。”

他没得选。我呢？这种纠结慢慢从我身上蔓延到了团队。我是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，渐渐地，成员开始觉得班级管理没意思——费心搞活动、做心理关怀，不如让学生多做几道题来得“实惠”。年轻教师也开始推脱班主任工作，说“教好书就行了”。

最让我心里一沉的是一次不记名调查。我对30名四至六年级学生发了一份问卷：“你最不喜欢老师什么？”

收回来的答案，让我手心发凉。一个五年级男孩写道：“老师只看重成绩，考不好就说我们没用。”一个六年级女孩写道：“老师永远在催作业，从来没人问我开不开心。”

这些学生，平时分数都不错，在老师眼里属于“乖”的那种。可他们心里装着的不是感激，而是委屈甚至是恨。

如果我们辛辛苦苦教出来的“好学生”，心里全是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到底在教什么？

想不清楚的时候，我决定暂时不想了。我把注意力转向班里那些“调皮”的孩子。以前看到他们，我就头疼——上课插嘴、下课追跑、作业拖拉。比如班里有个男孩叫小杰（化名），出了名的“坐不住”。几乎每天都有科任老师来告状，作为班主任，以前我的处理方式是：谈话、叫家长、罚抄，循环往复，但毫无起色。

现在，我想换个方式试试，改成聊天。课间，我把小杰叫到走廊，不问作业，不问纪律，就问他：“最近看什么动画片”“下课跟谁玩”。他一脸警惕，以为我要套话。

连着聊了一周，一天他终于憋不住了，抬头问我：“老师，你不骂我吗？”

我愣住了：“为什么要骂你？”

“以前每个老师都骂我。”

那天，小杰跟我说他不是故意捣乱，只是觉得上课没意思；他其实想考好，但一做作业就烦；他说爸妈下班晚，回家没人跟他说话。

我听着，喉咙发紧。这个被我贴了两年“问题学生”标签的孩子，心里藏了这么多话。在他短短四年的小学生活里，被骂才是常态，被理解反而是意外。

我们当老师的，什么时候让孩子怕成了这样？

后来我跟小杰约定：每天只要他能安静坐15分钟，我就给他盖一个章。攒够5个，可以自由选择参加一次班级活动。他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那我试试。”

变化不可能马上发生。但渐渐地，小杰看我的眼神变了——从躲闪变成愿意靠近。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：教育不是改造一个人，而是看见一个人。

如果现在有人问我：“教师的专业成长是什么？”

我会说：成长不是你拿到了什么，而是你终于敢放下什么——放下对排名的执念，放下对认可的依赖，重新回到孩子面前，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陪伴者。

这条路，可能很长，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到什么“回报”，但我觉得踏实。因为每一次蹲下来跟孩子说话，每一次回头想自己上过的课，都在让我一点点重新理解“老师”这两个字，也在一点点重新理解自己。

（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一小学）

百期回望 · 教科研助力

用好教科研，为成长架一座桥

□本报记者 冯永亮

名师版已刊出百期。回望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主编手记将循着已刊发的名师文章，梳理教师成长的不同范式，探寻从普通到优秀、从优秀到卓越的进阶之路。

“科研到底有什么用？是不是只有评职称才需要做课题？”曾有教师发出这样的疑惑，我当时没有直接回答，但这个问题一直搁在心里。

“未来界定优秀教师，科研能力势必是关键指标之一。”后来，读到一位专家关于科研的论述，我深以为然，并有了“教师如何借助科研获得成长”系列策划。

但科研和教研的价值，远不止于此。

教而不研则浅，研而不教则空。如果一位初登讲台的青年教师，在力求站稳讲台的同时能够重视教科研，势必可以更快地成长，站上更高的舞台。对于骨干教师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教师的专业权威不仅来自课上得好，更来自能讲清楚“为什么这样上好”。教科研，正是帮助我们深化教学、提炼思想的那座桥。

那么，教科研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？

教科研是一座连接问题与课题的桥。研究，说到底是发现一个个问题又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。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，没有真问题就没有真研究。但许多教师面对日常教育教学中的困惑，要么熟视无睹，要么束手无策。而教科研的价值，正在于帮助我们从困惑走向问题，再从问题走向课题，让模糊的“不对劲”变成可以研究、可以解决的清晰命题。

苏霍姆林斯基发现学生发言空洞、语言干瘪，他没有止步于抱怨，而是追问：为什么儿童的话语里没有自己活生生的思想？他带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观察、去表达，最终找到了根源。特级教师左昌伦将这种研究精神概括为四个注重——注重实际、注重实践、注重实效、注重实证。他提醒我们，课题研究的起点永远是真实的教育教学问题：有价值、有针对性，是自己熟悉、能够解决的。

然而，找到问题只是第一步。真正的挑战，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把问题“做”出来。把问题转化为可研究的课题，需要目标的清晰与方法的自觉。就像盖房子必须先规划好蓝图，做课题也必须先明确：课题最终要产出什么？这些成果是否符合教学实际？能否真正落地？选题精准，比选题宏大更重要；目标清晰，比目标远大更紧迫。一线教师精力有限，把一个具体问题研究透、拿出可操作的成果，远比追求空泛的“大课题”更有价值。

教科研也是一座连接实践与理论的桥。教师做研究，最怕“两张皮”——课是课、研究是研究，申报书写得天花乱坠，实际研究却纸上谈兵。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，一定扎根于实践的土壤。反过来，理论的价值在于照亮实践、指引实践，让教学从经验走向自觉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研究从来不是专家的专利，教师如果想在变化的时代不被裹挟、不被淘汰，从复杂的环境中脱颖而出，就需要研究——研究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课堂，如何开辟新的教学天地，如何形成自己的教学主张。

特级教师陈风波从种西红柿起步——学生在日记中对种西红柿的活动无动于衷，这个不起眼的细节让她发现了“学生观察力缺失”的真问题，最终成功申报省级规划课题。特级教师林云芝在破解美育课程难题中完成科研“三部曲”，特级教师吴久宏把课堂上的“真问题”转化为“真课题”。路径不同，但指向同一个道理：研究的是自己的课堂，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，提炼的是自己的经验。

当我们把不起眼的日常教学细节变为课题研究的素材，并将教学反思与课题研究深度融合时，教师就不仅是课程的执行者，更是教育规律的发现者。教师的专业尊严，不仅体现在课堂上，更体现在对教育本质的把握中。

朱熹说：“知之愈明，则行之愈笃；行之愈笃，则知之益明。”教科研正是连接知与行的那座桥——它将理论学习中获得的新理念、新方法转化为教学行为，让实践有了方向；它又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、困惑、突破上升为理性认识，让理论有了根基。如此循环往复，实践与理论通过教科研相遇，相互滋养，彼此成全，从而成就一条有力的教师专业成长路径。

教科研还是一座连接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桥。真正的教科研，从来不是孤军奋战。我们不仅要将研究融入自己的生命成长中，还要把一个人的研究变成一群人的研究，这样成长便有了同频共振的可能。

特级教师闫妍带领团队成员围绕“体验”这个核心词持续追问，从微课题到省级重点课题，从单一课型研究到课程体系构建，青年教师在课题中学习研究方法，骨干教师在课题中凝练教学主张，课题组先后涌现出多位特级教师和教学能手。对此，正高级教师张康军也深有感触，教师在研究过程中切忌单打独斗，应敞开胸怀主动向“高人”请教、与同事合作，研究的质量自然会提高。

当我们的课题研究从单打独斗走向团队共进，不仅能让个人收获专业尊严，更能让团队形成研究共同体，让教育智慧在共生共长中不断传承。个人的成长与团队的成长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实现专业成长的蝶变。

教科研更是一座连接成长与成果的桥。许多教师把课题研究当作评职称的“敲门砖”，课题结题之日，便是研究终止之时。但真正的教科研，从来不是为了一纸证书。成长发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，从发表第一篇研究随笔到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，从完成省级课题到形成校本课程全校推广。这些成果的意义，不在证书本身，而在于它们真正扎根课堂、服务学生、惠及同行。

成长与成果并非对立。没有成长支撑的成果是空洞的，没有成果印证的成长是模糊的。教科研的价值，正在于让成长被看见、被检验、被传递。

四座桥，层层向前又层层向上。第一座桥帮助我们把困惑变成课题，第二座桥让实践与理论在行动中相遇，第三座桥把一个人的行走变成一群人的同行，第四座桥让成长与成果在时间的河床上沉淀为力量。桥的意义，不在它本身多么宏伟，而在于它连接了两岸，让从此岸到彼岸成为可能。教科研，正是教师从经验者走向研究者的那座桥。

用好教科研这座桥，我们才能站得更高、看得更清、走得更远。